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卷之十二目錄

南直隸應天府二

李重　史學
張諫　湯鼐
張鰲　徐珵
張琮　顧璘
金逵　梁材
李熙　黃宏
朱衣　李登
顧瑮　顧[illegible]輔
鄭宣化　吳自新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十二

南直隸應天府二

倪岳

倪岳字舜咨上元縣人南京禮部尚書謙之子天順甲申登進士入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預修 英廟實錄秩滿遷侍讀被 命編緝文華大訓成化十八年書成進翰林學士二十二年拜禮部侍郎 憲宗賓天充山陵使山陵禮畢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廟下禮部集廷臣議或以 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祧岳以此非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昔周公追王太王

王季文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其意葢出於此國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其世則 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重
祧 懿僖仁三祖以次當祧至 太祖太宗爲周之
文武百世不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一廟宜
於太廟寢殿後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
暮則奉祧主合享亦應古祫祭之制時又有言 孝
穆太后當祔廟者岳言周之姜嫄爲帝嚳次妃后稷
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葢指姜嫄而魯頌閟宮
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明證也且唐以來皆有故
事可考 孝穆神主宜於 奉先殿旁立廟祭享一

如奉先殿之儀奏　上悉從之　孝廟初即位言者
全集皆下禮部議擬稿多出岳手遂釐正京師諸神
祠凡不經訓典者裁革殆盡時議者又欲改定孔廷
從祀岳言馬融王弼之徒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
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
存何可盡廢七十子名氏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
今千百年後何可臆定宜仍舊弘治元年進左侍郎
時以災異求言岳同尚書耿裕疏寅畏天戒七事未
幾復陳八事大意謂當今財匱民貧務宜節儉以為
天下先又言天下之土地有定而　宗室之封制日

增更數百年又將若何至設官分職所以爲民近司
銓者以添官爲疏通故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不困
均宜以時裁約又言減齋醮省供應罷營繕數事
上嘉納焉　宗室冗官二議雖格識者韙之二年撒
馬兒罕差人進貢岳具奏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眞臘
暹羅滿剌加國瓜哇等處入貢有勘合者例起送赴
京其餘不許起送令撒馬罕差人進貢自合諭以
朝廷事例幷請　旨阻回爲當如果夷性執拗不從
亦合以理阻留星馳具本候請　明命却乃擅自起
送入京合當叅究　上從其言差官阻回不受獻六

年進禮部尚書勸　上勵精以勤聖學推誠以開言
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時有
旨召番僧領眞等入京岳言以西番腥羶之徒汚中
華禮義之教其獻頂骨數珠進骷髏法碗名曰祝聖
實爲妄誕　皇上首賜罷黜中外稱聖今欲行取來
京本部查無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剏始而行事有未
便且四川離京窵遠轉相傳報驚駭騷繹於　皇上
初政之清明不無少損時西域胡人從海道進獅子
岳言外夷之獸眞僞不可知使眞非中國所宜畜非
眞豈不爲外夷所笑且海道亦非西域常貢之路有

旨還之時　太皇太后思憶　崇王欲得一見有旨
寫　勅差官取來岳極言其未便者三近傳黃河泛
漲水高於岸洶湧異常　王欲來朝乃舟楫必經之
地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未便一也兼聞河南彰衛二
府自春徂夏一雨不霑赤地千里夫馬艱窘不言可
知　王欲來朝乃車馬必經之地不獨供億之費無
所給萬一盜賊乘時竊發保護之責又誰當未便二
也況二年之間　三王之國所過郡縣十分騷擾民
不聊生今若加以　崇王來朝送往迎來勞費增倍
瘡痍之民何以當此未便三也況奉　命來朝雖小

遂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別則難計必眷戀不捨憂恩
倍增他日上扉　聖慮所未敢言雖欲悔之無及矣
疏上奏　旨免來岳力居多弘治九年改南京吏部
尚書太子少保時議謂不宜處之散地會考覈在京
諸司岳所黜罷者若干人衆稱明允十二年春因災
異率九卿陳言二十八事多見施行本年改南京兵
部尚書叅贊守備修舉兵政疲弊盡剗十三年召拜
吏部尚書岳善知人凡用人之際羸縮弛張各當其
材大要以抑僥倖褒恬退振淹滯爲主故除目一下
中外稱快謂數十年來未有也中貴逆眞武像於武

當山道路騷然岳復倡諸大臣抗疏諫止以弘治十四年十月九日終於京年五十八訃聞　上賜寶鏹萬緡爲治斂具贈少保謚文毅岳狀貌魁異有文武大畧事當廷議每片言而決天下皆仰其風采獨在翰林時太監黃賜母死衰服送葬論者謂其急於功名昵比權要君子葢深惜焉

任彥常

任彥常字吉夫别號克齋學者稱曰克齋先生其先廬州合肥人國初屬籍南京江陰衛遂爲金陵人幼遊京庠刻苦有志蒐獵羣書爲文章辭理並到天順

壬午以葩經試京闈大學士傅野劉公典文衡見其
卷驚曰此奇才也拔置第一人梓行其文及揭曉物
論以爲允當壬辰第進士授南京戸部貴州司主事
陞廣東司員外郎中又明年陞福建按察司提學僉
事體恤士類甚得其心弘治紀元致仕歸八府師生
遣人赴京保奏保連一十二章不報從容林下十有
二年而歿所著有克齋稿若干卷

都勝

都勝字廷美其先河間寧津人父忠以蔭敗南京羽
林左衛指揮僉事生勝年十五入武學讀書綴文與

儒素等江東名士樂與之遊守備大臣聞之俾守上
元門有以私貸屬者立寘於法衆益賢之遷大教場
管軍操備天順己卯委管把總舍人營改都總操江
擒獲鹽徒劉奤子丙戌奏委把總南京漕運興革利
弊軍便事集丁亥用大臣薦陞都指揮僉事戊子奉
勅守備儀眞軍務嚴整盜賊屏息而廉愼詳密百廢
具舉眞民畏愛之壬辰奉勅兼管揚州高郵地方癸
巳春鹽徒金藩等犯嘉定上海奉勅兼管備倭賊徒
聞之散去是年冬賊徒復乘巨艦數百欲犯江陰卒
衆捕獲之俘獻於朝丁酉年奉勅充叅將協同漕運

仍鎮守淮安地乙巳山陜饑奉勑運米百萬餘石往

濟之尋奉勑陞署都指揮使掛印充總兵官提督漕

運兼鎮守淮安丁未冬陞都督僉事銓註中府屢疏

乞休致不許優荅之弘治甲寅懇乞骸骨以南京前

府帶俸閒任在官五十七年所在懋著聲績爲時名

臣己未冬卒於家賜祭葬如例勝居官廉潔臨事恪

慎歷官六十餘年自奉甚儉日惟蔬食豆羹而已

王　徽

王徽字尚文辣齋其號也其先河南考城人國初隷

錦衣衛始爲南京人天順丁丑舉禮部進士以外艱

歸庚辰始廷試對策數千言援據古義論及時事讜
卷者擬及第都御史寇琛嫌其語直抑寘第二甲第
三人選庶吉士試春雨詩倣栢梁體頃刻賦百餘韻
李文達王忠肅相顧幸得人會詔限年以選乃不與
兩公甚惜之除南京刑科給事中　憲宗皇帝初臨
朝徽率同官言五事大畧謂古昔得失載於前史乞
經筵兼講通鑑綱目無所隱諱朝夕取為法戒諫官
之言有可採者乞戒有司勿廢滯權倖者不得假托
以中傷之選任大臣宜隆禮貌大罪不可宥小過不
可辱庶人知自重而名器尊近年將領多以私暱進

繇本兵者非其人先黜尚書白昂擇人以洪[illegible]則將可得最後言禁近之臣宜悉遵舊制使無他與否則始雖愛之及其敗而治之非保全之道其言尤備上皆嘉納之踰數月適中貴人謫至南京徽諗其故倡同官曰是可輕貰乎操筆具疏一日而就一曰明刑罰以正朝綱二曰監往事以防後患數其大不韙之罪四乞實諸法因指斥執政者之不職曰必如是斯可以善後奏入聞者皆爲震懼有欲以危法中之者給事中御史爭上草論捄賴　天子仁聖仍其秩俱調遠州判官徽得普安州普安貴州遐方也比至

興學諭俗其習稍變始有舉於鄉者土官龍塞死子當襲族人爭之賂以數千叱去不納即日勘任之白千戶者富而虐卒訴之獄數年不決卒請都御史曰須王判官來乃白千戶先以生魚數頭假廩人以入曰若地無魚其出白氏乎却之按其諸不法者竟抵其罪判七年秩將滿父老上書留爲守都御史不聽去之日遮道泣送焉歸南京即請休致尚書尹公旻曰給事望重它日人究出處責在我矣請不已以例聽歸十有三年弘治初王端毅居吏部薦拜陜西左叅議分蒞延安墾田均徭民平邊給踰年忽有所不

樂遂謝病歸當路於陜者爭留之而堅不可奪已時年六十有三也徽天資超悟刻意問學考古今成敗治亂務求其要自諸生時已慨然有當世志孫御史畀馬府尹諒皆奇之京兆特月給緡錢爲學舍費及居言路冀以次論列天下事一再言遽被謫故天下士誦其言者皆高其識壯其直一時侍從臺諫相繼疏留者至十數上不已自陜歸杜門不出聲聞益重名碩之士多以公傳擬之論治每誦張宜公語無求辦事之人當求曉事之人論士習惟以廉耻不修奔趨日下爲極可憂嘗曰今仕者以剛方爲刻怠緩爲

寛學者以持正爲滯恬軟爲通文者以典雅爲膚淺恠刻爲古徤皆後生所宜深戒聽其議論無不咨歎歛服者文章師韓歐詩倣王維劉長卿筆札遒勁鑒別古器若書畫尤稱精博有辣齋稿史疑引篆集若干卷傳於世子韋以進士選授庶吉士改南京吏部考功主事賢而有文其孝友慈恕百務整悉忠信明决人莫敢欺葢得諸家教者有素故始終人無間言焉

沈鍾

沈鍾字仲律其先長洲人洪武中徙閶右實京師占

籍上元鍾生岐嶷絕羣爲應天諸生惟堂鼓鳴乃一
出舍古聖賢書諸史無不讀者所業不苟徇舉子時
好天順庚辰登進士會選科道不赴曰恐言未足利
天下授驗封主事請便毋養改南客司扁所居齋曰
思古日讀書其中倭人入貢嘗奪人市物鍾給賞至
禁之無敢登岸署司儀制值　萬壽聖節六卿例一
人奉表賀時章恭毅爲禮部侍郎有所執論莫肯行
同官無可否者鍾從容一言卽爲趣裝崔莊敏公爲
冢宰時知其名欲見之屢從借書鍾但檢付而已卒
未嘗往見崔益重之與章公懋羅公倫輩相友善時

有十君子之號陞山西僉事提學內艱起仍舊秩除湖廣理刑秩滿遂擢副使提學尋督學山東歲餘上書乞休致不許因號休齋以見志書再上乃得報即日南歸年五十七鍾坦易不事表曝家之有無一切不省孝友天植官資入必跪進太安人不寘私篋仕餘三十年一無所干謁西涯李公嘗謂令之不識相門者沈仲律一人耳直道性成至接人則和氣藹然聞人善稱道不置雖不解飲酒燕會未嘗不終提學三省身教大行故一時多實材所至詩成輒大書遒勁盈紙竟壁無傾斜在江夏居閒校古今名集時有

批評客至語世務憂形於色忌辰齋祭老猶號泣如嬰兒云享年八十有三所著有思古齋集有晉陽楚遊等詩集若干卷

金澤

金澤字德潤江寧縣人中成化丙戌進士七年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中讞獄明允十三年丁憂服除補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陞四川右叅議尋陞叅政播州宣慰司厚饋以金幣毅然麾之有庶長奪嫡者竟寘之法革三長官司撫安七十二寨夷民斬首歸命流賊李廣蝟聚五千餘人戮通江官吏傾其帑藏東

緋王伯榮效尤犯順焚蕩縣治澤前後設畫偵其渠
魁而殲之銅梁新設民多負固撫循有方人咸帖服
變賊野王剛鼓衆猖獗搖震湖陜　上命三省督兵
會勦澤下重賞之令竟磔剛於市弘治五年陞廣東
右布政使七年轉左時汀漳盜起郡縣有司因循不
急捕其勢寖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
散剽掠劫富室燔民居掠帑藏殺官軍閧然爲東南
郡縣患有司始駭而圖之備東掠西騷繹愈甚時會
議以爲盜之未平由政令不一而鄰境有司不肯協
心故也宜設巡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

近郡縣以隸之則盜易平具奏其事得旨陞澤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俾巡撫江西澤先榜令自首者釋罪因嚴爲督緝捕斬賊首滿天明等八百餘顆論功罪明賞罰人多感奮思效猺獠洞蠻聞風向化四邊以寧又因四省交錯緝捕官員責不專一每有警報事難責成奏行州添判官縣添主簿各一員並不別差專委操練機快緝捕盜賊遇有緊急可以責成又瑞金縣招集鄉去縣六十里僻在一隅俱係深山險洞林木森陰爲盜賊藏匿之藪奏於湖陂山塲設立巡檢司一所設立關隘僉編附近居民之壯者防守

要津禁遏奸細又增高贛州舊城一尺并信豐興國等處舊城崩圮者俱檄修葺凡百政令皆可行之久而無弊十二年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壽以兵部右侍郎遷南京右都御史掌院事正德元年致仕

李昊

李昊字志遠先世崑山洪武初以閶右占籍上元成化己丑進士忻穆王出閤詔選講讀官除昊翰林檢討侍王左右昊於訓詁之外敷陳諄愷王甚重之有小疾輒遣中官問遺甫四月即爲昊父母請封旣得請以上尊文綺致賀皆異数也改南京禮科給事中

丁内艱服闋補工科秩滿陞浙江叅議昊在言路因黑眚之異力陳時事當罷行者及勘遼東軍餉嚴侵牟補匱乏遼人稱之浙江值紹興水灾民饑告病特寬其逋負湖州改剏孝豐縣營治剏建霍然一新嘉興百戶陳輔以衆劫府庫分捕擒之尋以外艱歸遂請老以坦拙自號退然不求榮進以壽考終於家

莊杲

莊杲字孔暘江浦人世稱定山先生中成化丙戌進士任翰林院檢討上欲設鰲山燈杲同編修章懋等上培養君德疏忤旨謫湖廣桂陽州判未行用給事

中毛弘御史陳璉言改南京行人尋遭二艱服闋不起巡撫王恕訪於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其敝廬㬎曰受官辦以理私廬可乎卒不受弘治甲寅被薦召用巡撫何鑑躬詣勸駕入京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公裕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㬎曰第令不失巳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西崖語吏部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還當官此陞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到任十二日偶病遷延野寺越明年考察註以老疾乃㬎告去巳改歲矣生平持身慕伊川法度接人慕明道和氣嘗曰天生聖賢爲世道計也孔

子六經諸子傳註喚醒聾聵所以引其不及者至矣今世降風移學者泥於聞見至淪胥以溺非制其過可乎故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不立異以求名所著有定山集雅好爲詩趣多自得不獨踵唐人風格詩之變自杲始

陳鎬 附弟欽

陳鎬字宗之系出會稽大父嵩以通天官學徵赴南京占籍欽天監賦質卓穎以文行聞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丁未成進士授禮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

中晉山東提學副使校閱精覈公廉詳慎終始如一輯洙泗誌振發士習諸生感其風誼興起成就者甚多齊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晉江西叅政庚午晉湖廣布政使會漢沔盜起流劫郡縣貧民蟻附徒黨日衆鎬設方略督官兵以次討平之餘賊未盡即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鎬曰良民可驅而爲賊顧不能還賊爲良民乎於是移檄諸郡脅從者不治歸化者占以原籍湖湘素服其威信見檄即盡散歸農湘江安堵壬申以疾乞歸命未下而卒所著有矩菴漫藁金陵人物志行於世弟欽字諒之蚤負文譽與鎬

齊名鄉會試皆與兄同登人榮羨之授南武選主事
署選軍政秉持清正峻拒請托豪貴者咸思中之會
武庫郎婁性被誣下獄同部莫敢暴白欽獨奮身疏
其寃狀　詔并逮獄同繫者二年婁病日深朝夕調
護得以不死久之婁獲免而欽以此名聞天下出知
廣平洞達民隱臨事果決至則風裁踔厲百廢具興
以時巡行屬縣問民疾苦廉有司賢不肖而勸懲之
有瑩風解印去者郡人號爲陳母弘治乙丑入討以
卓異被宴賚尋晉廣東提學副使條教甄别士方嚮
風竟以疾卒欽嚴毅方正所與游必當世名士於物

非其義不取服官二十年樸素一如寒士司寇顧璘刻其自菴集四卷海山聯句集四卷行於世

薛端

薛端守士莊先世河南孟津人洪武初年分設軍衛隷籍留守左衛子孫遂家於金陵端生而秀異白皙瑩然如玉當成童時叅將袁公佑方爲衛帥一見而奇之曰是兒狀貌異常豈宜屈於凡流促令業儒未幾補京庠生學日加進領成化辛卯鄉薦尋丁父憂太原周公嘗延端授子弟經學至是陞刑部尚書與端居比近屢致問竟不往謁其守禮之確如此服除

以戊戌乙榜授山東莘縣教諭莘俗士子好訐把持
武斷久乏科名端至舉其甚者一人呈學使者寘於
法風始稍息乃擇其英杰者十餘輩躬督之學居任
五年中式者凡數人陞南京國子監博士甲寅陞岷
府右長史以正匡導不稍比昵王嘗宴羣臣令各歌
唱侑觴端曰臣待罪輔相恒懼迂鈍有孤簡命遑暇
習歌唱耶王肅然改容賦詩以彰其直尋晉左長史
引疾歸　武宗即位進中順大夫服緋帶金俄以疾
終得年六十有九

王　敞

王敞字漢英號竹堂其先居浙之西安洪武中以尺
籍隸錦衣衛遂爲南京人敞少警敏爲應天府學生
有時名成化辛丑中會試第二人授刑科給事中出
閱四川建昌松藩諸鎭邊儲稽處有法軍餉賴焉還
上便宜六事其一言建昌往時歲起礦夫若干今事
旣革而夫尚爲權家所占請罷從之丁未陞工科右
給事　孝宗踐祚賜一品服使朝鮮其國王令陪臣
出女樂燕之敞曰　天子在諒陰中吾何忍聽也其
君臣相顧媿嘆還陞都給事中奏減兩京內府柴薪
又奏以各科所積柴薪餘銀助修六科朝房工費凡

奏疏上輒毀其稿曰吾職當爾寧以是沽名也乙卯
補通政司右叅議丁巳進左戊午陞通政使初天下
章奏皆諸吏分掌出納得緣爲奸至是置大櫃列後
堂親封鑰之弊遂革戊辰陞兵部左侍郎尋陞尚書
敞以本部任重勤謹益甚每選官必語其屬曰此祖
宗報功盛典毋事深刻寧過于厚可也武功黄選簿
在内府印綬監凡遇除選必入内查對輒爲所難例
緋賄乃得如期對視請謄副於部以便選法命兼提
督京營戎務賜蟒衣玉帶以平寧夏功加太子太保
廕子錦衣百戸山東及四川盜繼起請增設諸要地

兵備定賞罰條格分令廵撫官嚴督軍兵以時操練所用諸將官及總制大臣皆極一時之選辛未賜麒麟又賜彩叚衣敞以盛滿爲懼乞休疏上者凡七乃得　肯允歸歸則日與朋舊賦詩爲社篇章傳播一時人指目以爲香山洛社年六十有三而卒

吳文度

吳文度字憲之其先福之晉江人父某教諭黄梅以疾就醫南京遂家應天府之江寧文度早孤與伯兄居抗志力學成化己酉舉鄉試登壬辰進士授浙江龍泉知縣龍泉故號難治文度招集父老示以禮義

其強梗者治以法境內肅然己亥徵拜南京監察御史秉持風采多所建白丁未擢知汀州府時徭人出沒爲患文度設方略招致賦役帖然以寧以其餘力修舉學政考德問業親篤勸之人才翕然以變弘治戊午擢江西布政司左參政壬戌進山西右布政使閱歲轉河南左布政使力專才贍一時弊政釐革殆盡下和買之令禁無名之役人至於今稱之乙丑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屬夷酋阿本負險稱亂文度至撫先文告猶弗率乃進師親臨行陣擒其渠魁地方大定夷民納貢賦如中土捷聞　降勅奬

諭賜與甚厚正德戊辰擢戸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未幾拜南京右都御史逆瑾用事索賄文度弗應是歲十一月改南京戸部尚書致仕文度旣退蕭然深居澹恬容與無異韋布時知已過從輒治饌具飲宴盡歡逹官貴人至則避不見久之逆瑾敗諸所嘗傾害者　朝廷次第收復之士論多屬文度　召命且下而以疾遂不起壽七十二所著有文石稿若干卷行於世

陳鋼

陳鋼字堅遠其先本建安人國初有名璟始以醫徵

籍太醫院遂家南京鋼少而頴異父教之學醫鋼獨
愛讀儒書族伯都憲公濂勸其父遣之從儒遂舉成
化乙酉鄉試進士不第授黟陽知縣鋼性豈弟治事
通大體初至縣稽民丁稅多寡均定徭役招復流離
闢磽田數千畝給無業之民置養濟院衣食無告積
義倉粟俾民不怵荒歲省刑抑訟杜吏爲奸居一年
庭無煩冤野無凍餒鋼曰民可教矣乃置社學修孔
子廟興孝弟禮義之教楚俗居喪擊鼓夷歌乃諭歌
古哀詞如蒿里薤露等歌民知嚮風父老語子弟曰
微陳公汝其終于夷乎鋼曰民可役矣沅湘二江合

流縣城下數決壞民居鋼作小舟數十艘募民采石
甃堤自南門抵西門亘千丈水乃不溢縣南山間有
三里巖路狹甚石堅不可鑿長沅諸路軍往戍靖州
夜每墮崖下死鋼督郵兵積薪烈之淬以醪醯拓廣
其路丈許外繚以索行者不害掘地得古義士張捍
碑及宋令饒敏學寶山書院碑乃建書院於赤寶山
下祀二公於後寢將圖新縣治忽大水漂木數百至
乃底績又建面山草堂休沐讀書其中以考得失凡
興作民如子來知以佚道使也鋼病民憂惶禱神雖
老羸者亦拜稽竟日曰願以餘年報公病愈過市婦

女子望之皆曰公貌得無少損邪鄰縣猺夷與民爭
田不决監司檄鋼往開譬切至咸踴躍服鋼嘗過他
縣道旁小兒黏雀爲嬉問知鋼名兒相顧曰公必惡
我等戕物命悉縱雀去官滿當代民上狀乞留監司
不許將行駕小舟送於江者數百里爭獻蔬菓每品
取少許還之殺羊豕設祖道人人須惠無不扳車泣
留者歸爲立生祠豎去思碑曰以無忘仁人於世世
拜長沙通判察吏民所苦苛禮冗費悉刊除之决疑
獄出冤民民祠於家監修吉王府程工節用倍省其
費王嘉其忠廉屢賜金帛皆謝不受議復岳麓書院

初渡江有僧來迎鋼曰安知迎予僧曰夕夢緋衣使君來訪書院故址是以來比掘砌得故甓識曰陳其造適同鋼名乃白吉王得故殿材成之祀晦菴南軒二公於中弘治丙辰奔繼母喪歸得疾卒長沙人聞之無不泣下乃請諸監司從祀於岳麓書院鋼居長沙黔人歲遣子弟一人來問安黔人聞其卒皆痛哭罷市至今長沙與黔人來南京者多就其家乞其像拜哭之弟鏡官終武昌通判以廉謹聞子沂官翰林侍講文學行誼並有聞於世

楊銳

楊銳字進之其先徐之蕭縣人正統間以功進南京羽林衛指揮歷數世而銳嗣其官正德四年總江西十二衛所儲運艎艘聯屬運無後期凡八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奉　詔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九年盡獲江賊於蓮花洲監司喜以事　上聞銳曰江賊奚足憂所虞者豫章耳意指寧濠也又謂九江爲鄱陽上流最爲要害當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以遠望有警可即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於江上十一年與臺院㕘議兵食繕皖城周

城中多浚井十四年寧濠變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及寇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鋭坐城上與衆誓勦逆賊告郡守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鋭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黄紙擁騎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鋭語鵬曰汝死已後尚靦顔爲悖言乎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爲敵樓數仞俯瞰城中有甲冑者持鉤距大呼鋭發矢中左

藥火齊發焚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舉木爲蔽銳裂方布覆紙裹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絶寇無所遁十二日寇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銳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實石被緋衣金鼓置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絶其餉道十六日寇衆解體且暑溽力憊夜皆鼾睡銳募善泅者數人於船中聞鼾聲即斬首絶其纜放之江中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

出涕而返及奏捷　武帝下璽書褒之賜有忠勤報
國戰守奇功二柄實授都指揮僉事充參將仍守安
慶兼湖廣等處鋭疏舉鄭岳胡世寧皆以拒濠譴者
濠既平論功進為左軍都督府僉事廕子平為羽林
千戶又疏舉御史楊必進嘗與謀於未變時者廷臣
賢之嘉靖元年以三關弗靖移守保定諸郡授驃騎
將軍四年　詔還京師旋以母老乞歸養改南京右
軍都督府八年授總兵官鎮守遼東至鎮秋毫無犯
士卒思奮九年改漕運總兵官鎮守淮安明年忌者
有言乃罷歸又明年以疾卒鋭自立官足不及權門

楊海

身歿囊無一錢諸子鬻衣爲葬

劉璽

劉璽字廷守南京龍驤衛人博雅閑將畧爲提學御史陳琳器重襲世職即以才能選視龍江右衛軍政未幾遷援船廠把總璽以清慎勤涖之無不肅然薦陞南京旗手等衛把總運糧值 武廟時江彬用事以勢迫索運船之利瀕死不從臺諫累薦奉 勅守備浙江溫州等府到任即清宿弊訪民瘼郡人大悅兩越月總督漕運陶琰特奏溫處一隅漕運重務必得璽乃可拯江西備運之弊陞江西都司江西自宸

濠之亂糧稅越歲不完璽盡心區畫得以底績復條
陳巡撫中丞請依期給糧以卹軍士清衙門宿弊以
杜奸宄革吏民入司之公罰除衛所冊文之扛解請
廢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城濠之租稅以歸公府善
政美意不一而足時祿入猶薄自處有寒士所不堪
者士林因有青菜劉及劉窮之號當道者亦以上聞
王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見即重之奏取副叅　命
未下而守仁卒奉　勅充叅將協同漕運兼守淮安
銓注錦衣衛即有議處船糧以免凍阻等䟽皆議行
言官累薦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奏增餘丁

月糧定考課以裨軍政明漕規以一衆心疏濬江南河道以濟糧運折兌山縣糧米以免稽遲凡三十餘疏至今爲漕政良規復患淮揚河道淤淺奏起四府丁夫開濬功成　詔賜白金彩幣累政僉南京府後軍都督府事再被　命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再涖以來於勢要愈不假借惟冀退休未幾得解任回鄉行李蕭然篋書數卷丁未　詔復起用而已寢疾矣璽平生志意恬退學問該洽議論識見出人意表外嚴毅而內沉靜人不敢干以私少侍父疾極盡勞瘁遭喪哀毀幾至滅性弟早喪撫其遺孤愛踰巳子官雖

廉時捐俸以賙親黨至於暮夜却舊屬之金十年還以友之寄其立德亦以盛矣

邵清

邵清字士廉國初自嘉興徙居江寧清幼有至性母卒時纔三歲置於別室清號泣欲往視聞者異之長端潔好學工古文詞弘治壬子舉於鄉授江西德化教諭教諸生必以孝弟節義爲言束脩問饋之儀無敢及門者乙卯秋山東巡按聘典試事志在甄拔才俊高下或自主斷巡按者素重清名不易也事竣即就道有謁贄者拒不受藩臬交章薦之選授監察御

史教職擢臺臣自清始也委督抽分其豪猾射利隱
没者皆置於法正德初　皇親張延齡侍恩奏入貢
券若干緡有　旨與追清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可
爲人索私債耶其持正不避權要若此奉　勑理鹽
法兼管河道俱有勞績逆瑾始擅政索清賄不入矯
旨遣官校捕至榜數十罷歸家居閉門灌畦圃瑾怒
猶未釋仍罰米三百石交親爲代償乃得足瑾伏誅
廷臣追訟其寃嘉靖壬午復御史歴雲南按察僉事
已丑改廣西左江兵備所居皆膏脂不以一毫自潤
行槖蕭然辛卯齋進表文事竣曰可以已矣乞休疏

兩上得允乃杜門謝賔客宗伯霍韜雅重清以所毁淫祠田餽清清不受及疾作語其子曰爲巳謹獨甚難又曰兢兢業業過此生務要保全無過至瞑目心始落耳數日而卒

李重

李重字元任别號邗江其先揚州江都人國初從戎隷南京金吾後衛籍因家焉母太安人夜夢五色豸覺而生重生五歲日出嬉戲聞學舍子弟所誦論語孝經中語夕歸盡成誦稍長卽刻勵爲學以應天學生領弘治壬子鄉薦至正德辛未舉進士拜官戸部

王事時大司徒爲九峯孫公擬試天下郡縣存積糧
儲疏獨謂其敷陳精覈鑿鑿可行雅敬重焉河南山
東流賊猖獗　朝廷命將出師分理軍餉有功賊平
有錦綺銀牌之賜明年奉璽書督賦兩浙端本振法
風釆自持澄抉弊源人不敢易時鎮守劉璟所侵官
銀至二十萬計吝欲重有所遺以緘口曰與其遺我
孰若爲民償所負以足國璟知不可犯盡以所侵輸
官自是人皆曰鎮守且不敢爾何況我曹故兩浙宿
負徵完百二十餘萬前後所未有事竣轉本司員外
郎進郎中旋擢守德安德安部民會有告藩郡校豪

橫不法者直其民悉寘如法不少貸以是坐搆者深左謫河南布政司經歷量移南陽府同知用大臣薦復起家工部郎中巡視河道陞守九江至九江未兩月陞江西按察司副使持憲愈厲性故落落以阿順上官風旨爲耻坐與上官不協竟以老擬致仕云重在官二十年未嘗律已以恕亦未嘗假人以法非其義者雖千金之貲不以爲子孫累義之所當爲者雖匹夫匹婦之宄敎然以身任之也王公貴人有所不避去德安日士民哭送出境遮其[illegible][illegible]祀於名宦祠中久而民猶有感泣者以南陽同知攝郡事爲民興

除不異真守民以李青天稱之焦員外希程者所爲作青天公傳也平生所辨寃獄枉枉有聞南康立廟廬山歲時祀以報之至今存焉經歷署睢州時中丞王公藎特疏薦爲異材丁亥元日風霾之變大學士楊公一清奏言宜録用守正被謫之臣吏部首以重名請及歸老之後中丞易公瓚猶以田野遺德言之朝雖未竟其用而聲望日以著矣歸老而貧如昔至授徒高淳溧陽之間以自給尚書霍公韜欲以所毀淫祠爲脩葺草舍之資辭欲贈以廢寺田又辭易簀之時尚奉先人遺訓拳拳以不爲不義戒其子享年

史學

史學溧陽人弘治丁未進士辛亥授戶部主事差興州檢甸服田災督儲淮陰一歲當代淮人伏闕借留從之歷員外郎中奉　勑搃餉遼東時邊庾多虗悉心計度察近裡餘積弛刑徒用轉搬法漸以實邊又奏出帑金三萬多買粟豆積塞下爲備未幾虜大入軍賦有餘將士鼓奮虜不得志而遁正德庚午陞山東左叅政時盜起雄覇跳踉于河朔山東承平日久

莫敢攖其鋒學視河金卿群盜猝至因與僉事杜丙
謀曰縣城卑圯不足恃以守徒死無益乃退保濟寧
調銳士七百餘人指授方略出與賊遇多所擒斬賊
退論者謂棄金卿而保濟寧涉于巽避竟落職歸既
歸建始祖廟葺先世祠堂割常稔之田以供祭脩賑
凡八年忽召其二子謂曰吾數將盡函山乾原吾將
營樂丘焉夏四月與客飲散登樓閱書忽疾作遂不
起所著有棣溪集金淵節孝錄溧陽人物記藏于家

張諫

張諫字孟弼句容人進士授行人選福建道御史剛

正不阿屢侵權勢丁父艱廬于墓側産芝數莖後累陞順天府尹剛果有爲百務振舉因忤當道出謫萊州府進太僕卿卒于官

湯鼐

湯鼐字用之句容縣人由進士初授行人選擢御史與庶吉士鄒智等並負氣節遇事敢言弘治中上勸學襄治二疏伏闕七日冀用其言　上亦多見采納後疏劾閣臣萬安等柔奸誤國爲所中傷下詔獄謫戍肃州凡十年蒙　恩放還杜門掃迹自號鉄翁有詩文奏疏若干卷以上壽終至今士林瞻仰之

張黼

張黼自莆田徙居金陵籍江寧縣以鄉舉出知合州至則罷淫祠止邪教以正學倡督諸生嘗督木涪水遇播酋倡亂爲所執坦胸露刃脅以必從黼神色不渝徐以大義折之酋不敢害兒之還未幾酋陷綦江上命督府糾兵二十萬八路合勦時以庚癸爲虞廉黼才疏晋保寧郡丞專司轉餉黼奏記謂宜從舟運又郡邑夫役宜分信地遞爲轉輸有譁而逃者以軍法從事督府然之一切以便宜委黼黼乘小艇導諸餉舸出沒數百丈驚濤駭浪中使萬夫牽拽而上

舟不可通則芒屩徒步冒雨衝泥以身先之士卒無敢後者嘗上督府書謂鰲受事以來一身輕如秋葉生死共于浮雲躬自拮据即夢寐常自震驚兵卒之馬騰士飽折馘執俘蠻烟廓清異服從化而鰲之精已銷亡矣當事者猶以善後屬鰲疏晉播州守時郡治初剙百務叢紛日與裸身鳥語之人更化維風部署甫有規緒而病作不能支竟卒于官迨後 朝廷行平播之賞追論鰲以捐軀勤王盡瘁事國贈兵部郎中祀于蜀仍行撫按旌䘏其家鰲生平篤于孝友凡歷官祿入纖毫與兄鏊共之無少留于私槖鏊亦

甚愛其弟两人者皆忠實篤行君子也

徐 琎

徐琎信之其字也上元人十歲能屬文倪文僖公一見奇之謂其叔祖助教公曰徐氏有子矣弘治庚戌登進士觀政戶部嘗攝監收倉粟能革諸弊給賞遼東官軍秡檄輿疾不以勩辭授知華容縣屬歲歉寛禁緩責勞徠賑卹全活甚衆縣有黃洋渡雨潦時至冒其旁田溢爲巨浸乃發卒築隄延數百丈仍歲大熟民相與名曰徐公堤云均編役置平糴倉治狀稱最入爲南京戶部主事改工部分司儀眞丁毋憂服

除補南京刑部陞員外郎郎中治職勤敏奮斷有爲操憲任法郎里中舊故請謁亦毫不少狥葢毅然強明自信者也擢貳浙藩未幾告罷竟以疾卒遠近歎息咨閔焉年七十有五

張 琮

張琮字廷獻號愓菴其先吳縣人洪武初徙閶右占應天江寧籍琮自兒時凝重寡言笑未冠爲諸生不狎於衆人亦憚之而文日有名成化丙午舉應天鄉貢弘治庚戌登進士癸丑授工部都水主事管理清江提舉漕艘事告者曰一自防百足理也笑曰自防

者分也無所理事何以集成漕艘之法古莫善於劉晏吾且法之踰年數千艘成政禮部儀制主事壬戌進郎中癸亥冬　孝皇不豫免長至賀　東宮親王如故事琮請於尚書曰未有　天子不豫而王受賀者　命下如所議占城國王請封制冊封夷王給事中一人往占城遠在海外人憚於往六科倡議止之琮不絕上尚書不能決琮曰封而不告與告而不封天王之命討去矣禮先告哀而後請封國無訃命將誰與以是詰之威信其庶幾乎卒從其言　武皇即位大喪大婚耕藉幸學諸禮悉如制而小變之

皆著爲令晉藩有奪王封者時逆瑾受賄勢凌有司莫不傾靡琮獨執不可瑾曰一郎中力能勝尚書耶出爲陜西叅議奪者卽如所請京中語云鐵漢去矣如禮何丁母憂歸正德庚午服闋左遷濟寧知州州苦於要衝日費錢數萬裁省十之八所過郎權力者歛跡而去尋改山東道監察御史廵按甘肅時方討安化之叛餘亂未息琮至恤無辜治有罪安輯邊氓遠逐夷虜獎誘忠勇舉用賢淑懸賞耀威而腹心效順矣一日視虜刃曰吾南方一刃千牛而不改鋓此何藉以刺人耶擲之地下虜吐舌大驚呼太師爭獻

牛羊酪爲壽曰太師其神乎殭圉乃靖辛未瑾誅擢
湖廣按察副使備兵鄖襄當河内陝右三路之衝流
民盤據爲城社琮綏順攘逆示以大信行以大法有
稱浮屠教聚衆數千人僞爲符璽僭自稱王大亂將
作郡邑動騷諸監司議請兵討之琮曰此特縛其首
足耳陰命勇士數人入其巢獲之且諭衆曰此謀非
汝等所知法不及汝衆駭散遂定乙亥擢貴州按察
使兼布政都司事邊岷夷落戎衛諸種規模一新
上以勞勸有金幣之賜丙子擢四川右布政使戊寅
轉左布政使時舉松藩兵取宫殿木軍餉夫役之勞

費甚多郡縣告困而内豎劉允往西竺迎佛所過閭
閻殘廢聲絕雞犬乃命輸以近儲挽以津人迎以僧
徒省煩裁冗沮遏其勢事就而民免於俘屬人曰㣲
圖今日復見張益州也松潘平朝廷再下金幣之賜
巳卯奔父喪歸辛巳服闋補廣西左布政使明年嘉
靖改元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節鉞鎮湖湘十有
八郡兼贊理諸軍事時黄鏐造逆劉召爲亂丁爵萬
明福倡妖於德安李全伯作孽於襄陽阿核搆逆於
芒部荆襄大饑運艘告乏凡七下簡書酬應不暇琮
調遣諸兵召令郡吏相期難易緩急授以方略次第

舉之不踰年而悉平所賑饑民用青州法因時小變民免於死㠯甲申進南京工部右侍郎候代境上乙酉改南京刑部琮雖家南京素無狎比者門無私謁雖葭莩之親有犯不敢私庇之丙戌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言於諸臺曰朝廷之法執於御史執者廢法將安歸惟寡交遊則無私謁少宴會則無請托皆惴惴而退鮮不憚者遇考劾首黜不法者數人六卿皆不敢以屬吏自比琮轉官自刑部以至都御史皆居公署諸子在私第非召不敢至門可雀羅已丑乞休疏凡四上始得請命有司歲供夫役月給廩以優

其老庚寅以疾卒於里第年六十有八訃聞賜葬祭
有加琮筮仕四十餘年惟故廬數楹至貳卿始易居
亦不崇廣致政後始置田頃餘不能歲𠉀焉

顧璘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初蒞廣平知縣
甫弱冠耳而剖決敏利摘伏嚴明正德庚午出知開
封盜起燕薊流劫中原彭澤領兵壓境上簡璘自輔
璘練兵轉餉折衝戡亂謀畫居多鎮守中人廖堂恃
逆瑾黨自恣璘每折其萌芽瑾誅廖罷去而王宏者
尤誇謾繼廖出鎮璘不爲禮有所徵需亦不答用是

劉忤宏方恃錢寧爲援矯　詔逮赴錦衣獄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鐫三階徙全州知州全僻荒遠陋捐教之久民用乂安士興於學甫三年移知台州台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胥吏並緣爲姦璘得其利弊所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爲修築費率爲王者乾沒恒歲一築築輒壞璘鉤得所侵漁悉沒入爲城費擇人經理故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貧民業鹽自食苦邏卒窘之相賊殺不止乃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駔儈肆爲侵牟璘支放有期軍餉以

足而姦民不得恣其巧既久於台盡悉浙中事宜繼
叅藩浙省及轉左轄日益練達展采錯事惟志所欲
爲縱文牒糾紛隨事剸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皆
斂手無所事事迨巡撫湖廣軺車徧歷州郡跋涉險
阻不爲厭故事行部以藩臬守臣自隨悉以謝去供
頓次舍才足給用務汰奢費民不知勞所至勸農業
平徑稅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
時雖不盡行而所言皆出篤論己亥陞刑部右侍郎
會　顯陵肇工改工部尚書領山陵事　顯陵之作
經費不貲璘長於料簡程省弗懈視他所營率損費

十五而規制宏敞功實倍之事竣改南刑部尚書剛
正自持不肯骫法狥人高視濶步遇權貴傲然不爲
意而與山林文學行誼士乃講均敵禮獎進之唯恐
不給坐是忌者側目雖晚躋大位卒困於讒以沒惜
哉平居事親孝父病疽年已五十餘與同臥起吮濯
扶掖曾不委勞於人少學于李璠李死妻萬不免饑
寒分俸資給又爲其子置產子卒乃迎萬養於家死
爲歛葬而厚給其孫友人胡欽死妻方食貧養姑俾
里中上其事請表於朝爲文雄深爾雅詩尤雋永時
出奇峭樂府歌辭不失漢魏風格所歷沅湘天台衡

岳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感時懷古臨觀賦詩
風流文雅照暎林壑有古高賢特逵之風所著有國
寶新編顧氏七記詩文有浮湘稿山中集息園集憑
几集登衡小記總若干卷並行於時

金逵

金逵字達卿號望山江寧人也父澤累官右都御史
逵幼承家學奮志下帷舉弘治乙卯鄉試連登丙辰
進士除陽信知縣明以燭僞敏以集事上下翕然稱
賢前令負官物妻子久繫幾瘦死逵代償之復厚贈
遣以歸濟王之國道出陽信逵請無斂民財聽取貯

新官錢給之又憚民遠役不便令毋行但以顧役錢
往故雖重事邑不知擾三載以治最內徵擢太僕寺
丞丁母憂服除改禮部主事進員外郎陞廣東按察
司僉事大帽山賊累年爲患率兵往征士卒用命遂
擒渠魁林貴等斬首千八百餘級　上嘉之有金帛
之賞正德辛未解官歸時都憲公家居無恙日奉左
右極其孝敬及卒情禮咸備友其弟尤極眷愛卒於
正德己卯年五十有八爲人魁梧俶儻饒於才智周
乏拯厄日不暇給至人有過亦面折不諱大家世宦
賓客雜沓終日應報情禮有加畧無倦色卒之日咸

痛惜之

梁　材

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籍弘治己未登進士授德清令尅苦勤敏一日勘事他邑盜因越獄而去材還禱於城隍未幾就擒詰之曰汝既遁何復爲我擒賊曰有一緋衣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爲異正德二年晉刑部廣東司主事四年署貴州司員外郎獄小大無遁情大司寇洪鍾每命諸司錄其讞案以爲法五年改山東道御史逆瑾誅榜諭天下出其手筆大學士李東陽見而愛之及爲史記李與次相楊

廷和各製一篇俱不愜意會司寇何鑑中丞楊綸令
其屬徧爲之李見材作喜曰此以古詞兼律筆足示
後世矣遂錄付史館六年出知嘉興未幾調杭州杭
以繁富名材愈以清約自勵十一年進右參政尋進
按察使會宸濠變起濠去浙邇倚鎮守中人畢眞爲
內應人心洶洶御史張縉謀於材曰事急矣將若何
材即就[illegible]檄調兵方略布置一[illegible]其又自往說
眞令撤兵衛自是姦謀內沮浙恃以安嘉靖二年服
闋補雲南按察使先是有土酋相讐殺者六載未定
材召至諭以王法當誅今姑貸汝死如例罰牛羊以

贖土酋頓顙輸服三年晋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爲監督王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往來傳置諸所餽遺即菓蔬弗受也六年進右副都御史廵撫江西未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雲貴川廣糧餉冬晋尚書十年丁内艱十三年　召復任　駕謁山陵受　勑居守者三十七年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僉欲用爲司徒乃以原官加太子少保時永嘉張璁新貴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粱大用其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諾其處折銀

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黠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
弗夙具者張乃歎服　上念吏治龐雜特命材以司
徒行考察汰簡數百人人心大服又大獄久不決者
四事　上命兼司寇讞勘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
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　朕可無憂矣事竣
乃還印刑部皆以　特旨從事前此未有也時翊國
公郭勛恃寵專擅損兵冒餉疏劾之　上下其章所
司讋勛威莫敢詰復按勛不法十事章成未上爲僚
友泄其語反爲所中遂落職歸兩月而卒初嘉靖中
工作大興邊費無藝材殫竭心力不稍加賦於民

世廟以祠禱故於額外有所需材執曰終不以無益虧國計　世廟心弗善也頃之材去且死卒至邊儲大窘計無所出　世廟乃歎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居恒約勅僚屬壹意奉公狷潔正直出於天性佐食以園蔬葅無兼味爲尚書宅憂歸始有居宅及召還司徒塗人丐子相語云天眼開召回梁公矣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至不能之京蘄卹典隆慶初奉遺詔補給祭葬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李　燫

李燫字師文上元人父昊浙江布政司叅議燫登弘

治丙辰進士授將樂令擢監察御史正德初太監劉瑾等濁亂國紀抗章請誅犯衆怒矯詔繫錦衣獄廷朴三十罷歸髀肉盡銷不死瑾猶齮之踰年復摘舊牘得熈名文致微過詔於南京廷朴五十囊昇而出人謂死矣已而膚附骨生竟不死瑾伏誅廢者卒起熈獨以掔刺貴要抑不得用家居一十六年嘉靖初起守饒州府遷浙江按察副使方按部定海得疾暴卒享年六十熈清夷簡重才行修美孝於親友於兄弟交友以胸臆初仕爲將樂令再起守饒意所注錯準古條格去官之日玩無奇石器無精美爲御史居

桑梓之間執憲行法親戚無敢請謁居家時杜門息交雖公卿存訪僅一往謝而已居飲虹橋側時輩稱曰飲虹先生亦況其負氣而善藏也喜賦詩所存有尚友集明農稿若干卷

黃宏

黃宏字德裕號友蘭六合縣人幼有至性律己甚廉以弘治進士起家爲萬安知縣擢順調泰和徵入爲戶部主事乞便養改南京刑部主事戶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出爲江西布政司左叅議會猺賊作亂 上

命都御史王公守仁統兵征之王公檄宏監軍督餽

紀功捷聞詔加俸一級賊閔十四等旣降復恃逆濠勢剽掠九江上下莫敢誰何宏毅然發兵捕之獲其輜重以歸逆濠久蓄異志士夫相對常以爲憂宏獨正色曰國家不幸有此我輩守土之官唯有死而已正德己卯濠將反以誕日宴諸司官伏甲宮中次日入謝殺孫巡撫燧許副使逵械宏入獄忿恚不食而死濠誅詔祀於南贛者曰三公祠祀於省城者曰旌忠祠朝廷追死事諸臣贈宏太常少卿焉

朱衣

朱衣字正伯先世山東之茌平人國初徙金陵後以

戎伍隸錦衣籍衣幼敏慧異羣兒十四補諸生每試冠其曹已受廩弱冠多從之受易者嘉靖甲子舉於鄉母病痿篤丙夜禮斗乞以身代有白光降几榻之異疾遂愈三上春官不第念母老且病懼不及其身祿養辛未謁選爲臨淄令邑多逋賦舊多侵於里甲置櫃許自投踴躍樂輸無後者有大俠越境結客睚眦殺人乃寘爲首者于法餘未滅迎兩尊人於官邸未幾相繼以歿貧不能歸其喪兩臺及郡守各賻贈始克還里服闋補鄖西令撫臺王公特疏調房縣房巖邑邑令多被告訐署篆者遞更易訟牘塡委比至

斥訟師鋤強猾期月完積案七百有奇民乃懾服年刁訟者值旱步禱禱畢而雨歲以有秋官堰爲有力者據壅水專利水漲田稼漂沒乃鑿石以當堰旁濬池瀦水以殺其勢下築石堤爲斗門建閘啓閉又分爲蘆管七百餘以達遠田歲可灌千餘頃邑人因名曰朱公堤立祠肖像王公爲文勒於石始邑倉無擔石儲至是積穀至五千餘石修黌宮葺縣署創尹吉甫黄香祠皆取諸鍰金民不知費有裴簿者卒於官不能歛爲治其喪而歸之至私槖窶如也居房五年七薦稍遷沅州守父老赴撫臺本菴楊公留之會邑

有鑛徒哨聚數百人被刼殺者數十楊公檄衣率民兵治之馳往下令曰持鐵者賊空拳者民不得妄戮乃戮倡亂者餘黨解散因伐木雜土石塞崩洞以杜亂萌邑城故無濠乃鑿池深廣丈餘堤植果木不四月告竣楊公奬慰甚在事者忌之及抵沅會守兵脫巾鼓譟報一日十至衣曰非反也迫於饑耳白治兵章公先遣牌撫之期以翼日予餉牌下且疑且信而餉隨至衆皆偃旗受餉既定禽其首領四人寘於法蒞沅四月竟爲舊郞守所中銓部議調而竟飄然歸矣既歸故田廬悉推與其弟環堵蕭然歲儉至典葺

僕啜糜粥無慍色日惟手蒔花卉焚香啜茗玩法書
繪事以自娛親友過從則爲漉酒摘蔬盡懽而後去
與談時事及世俗鄙瑣搖手不應四方知交官金陵
見訪一報刺外屏不見葢是時予之蕃已爲諸生有
聲矣爲授徒資修脯以佐其貧甲午始中鄉試明年
及第第一其秋迎養京邸偕同志遊郊園一再遊西
山登覽矯健不減壯齡十月幾望遊天壇歸疾作忽
中夜召修撰君曰頃夢石城許公言待我久當同往
南方極樂地修撰君訝之則正色斥曰而祖年六十
五我年適當之數定矣進湯藥揮去問所欲言曰我

無所慮復何言遂逝

李　登

李登字士龍別號如眞上元人弱冠補弟子員爲學使者䋲巖黃公初泉吳公所賞識嘉靖辛酉天臺耿公督學南都以理學倡時從游者多名士未嘗不以登爲祭酒隆慶間　詔郡邑拔士雋充冑監天臺公竟以登應卒業南雍大司成對山林公與結忘年交屢試弗售謁選授新野令至則端士風明學術嚴考課捐貲以給薪膏適歲不稔設糜粥以待民之無告者徐乃廣置義倉取鍰穀實之邑有八水築土堤以

捍其溢激橋名通仙增修之以復其勝期年而謳謠遍洽屬邑有縣宦魚肉邑人登列狀上聞宦修郄用蜚語中之改諭崇仁爲訂居業會熟仁會所與終日語者諸生退而錄之成帙居二年餘浩然有歸志曰久矣白門有約吾不欲久虛也歸集舊游聯新知隨地約社隨人應機性至孝父竹塢公年不四十歷三娶委曲事之動能得其歡心爲諸生時嘗憤里中戶役重困一夕竟不寢篝燈屬稿翼日上書當事者時垣中公大爲感激旋藉所上語入題疏中隨得題免坊民以是沾百世之利番歲冥契內典比謝仕閱藏

東山摘所賞會別加錄記有般若約抄若干卷宗鏡
錄抄若干卷覺海同符若干卷生平究心性命外百
家羣籍亦多兼通如字學聲音點畫反切清濁辨之
細入毫芒篆隸草楷諸體各極精工故遠邇問字徵
書屨綦滿戶一切抑心應之著字學正譌六卷正字
千文二卷讐刻篇海五卷摭古遺文一卷所撰詩賦
諸文無意工斲居然先進風有冶城眞寓存稿八冊
續稿二十一卷老子約筌二卷俱行於世最晚著易
知齋家藏一卷貯於笥室如原子而車轍日至年近
伏生而韋編不輟歲已酉病脾食漸減骨立謂兩孫

門人不當以知見用事要平日於本性上用功夫若依傍非眞焉保臨終不亂乎小子識之尋瞑目而逝

顧璘

顧璘字英玉號横涇先世吳縣人隸籍應天正德甲戌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　武宗南幸欲擇一通敏有識者侍左右備倉卒顧問衆以推璘一日　上注目久之曰女管船官耶璘頓首　上謂侍臣曰甚爽俐可著充護衛官遂護蹕還京時東橋公與掌銓者有舊欲與之偕謁不往其父亦諭之不宜太峻終不往庚辰陞南京武選郎奉　旨查冗員魏國公于徐

某亦在例中頗脩名譽爲之請者甚衆白巖喬公亦欲庇之堅不可自是當路者滋不悅明年謫知許州部民某不事生作屢與族人搆訟按致其罪於法願贖金槩曰汝安從得金民泣曰鬻於親故耳徐譬之曰汝旣搆女族又累女親於心何如民叩首服罪槩察其有悔悟意曰令赦女女當改行仍以俸資三兩給之其人遂化爲良民邑中人聞之咸讙呼嘆頌訟牒爲希人復有嘖言於喬公者喬曰顧英玉佳士以少年錚錚姑抑之耳言者慚而退陞溫州貳隨晉山東僉事備兵沂州沂多盜以保甲法寧謐一方轉河

南副使整飭信陽等處汝南有巨猾交勢要而陰把
有司者廉其狀捕寘於法與部使者論事有不可輒
封還移文同官駭愕璵曰朝廷置按察爲外臺枉法
媚人吾不爲也信陽舊有田租若干皆歸備兵者私
橐胥以爲常歎曰爲官自有常祿此何名也盡貯之
公廨適前兵備爲按察使陰嗛之遂媒於部使者罷
歸歸而貧甚授徒自給以終其身璵卽璘親弟

顧國輔

顧國輔字維德號毅菴先世崑山大父少孤育於張
從徙金陵遂蒙其姓至萬曆癸巳始復姓顧氏國輔

少卞惟勤苦有聲諸生以隆慶庚午舉於鄉萬曆甲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時江陵柄國治尚操切秋慮囚屬有所縱舍牘上江陵意弗懌問尚書因阜狀國輔往對具言囚所以不當入反覆甚辯江陵不能難尚書喦其材一切論讞咸咨之爲郎六年以父憂歸起補原秩出爲襄陽知府時值旱疫死者以谷量至則首議賑卹饑者予食疫者予藥流民就食者設糜餔之所全活者衆明於法比判決如流下教務與民休息胥吏之莠政莠民者輒抵罪一郡震洗躬自菲澹爲壼綏先終任苞苴無敢至門者往奸民以襄府

爲逋逃藪有司莫敢誰何王雅重其治行數戒舍人兒毋骫法奸民由是衰息戍卒謀郞陽羣毆監司褰人洶洶虞有脫巾應者召諸將士諭以大義帖然亾譁已奉　詔逮首惡泣殺於襄郡中復洶洶爭傳逆黨且下甲劫囚去令邏者遠偵之趣加刃卒以無事在郡五年擢浙江副使備兵寧紹閫帥其耄而貪汰戈船卒十之三四取其貲以媚諸貴人至國輔屹然不爲動帥乃戢故帥楊文驍將也以事坐廢數言於制府稱其才可備緩急後帥師征西夏論先登首功御史臺剌郡邑吏短長急列賢者以聞而於徵駿註

誤事涉帷簿者削不列生平好道人之善而掩其過
類如此壬辰楚使者中以考功法聞報亟解任歸兩
浙縉紳人人扼腕爲治槖中裝以行悉謝不受董太
史追送之江曰吾不悉使君治襄悉使君治越也廉
明若使君者而乃絓吏議哉爲感慨泣下而別後太
宰御史大夫尋知謗由襄司理盖司理以侯家子所
爲多不法嘗詗其左右微檢之遂大望乘間造言蠱
當事者後使者知其奸論劾下之獄於是其誣乃大
白家食二年以復姓請奏都下部調寶慶知府趨趄
不欲行會同里焦太史竑勸駕而往至則屬歲大饑

多方賑䘏一切政事悉以襄之治治之積勞病發會使者按郡手削官賢否獄訟錢穀諸牘以上及使者條覆諸事不移時而畢歎曰吾行過諸郡其治辦獄無枉獨是郡耳而竟病𠋣不支以萬曆甲午卒於官得年五十有七爲人眞率夷坦是非信其衷毋面謾人或初受其德已而背之終不以人有負而故倦施伯父老而貧爲捐貲置產令歲收入自給如是者二十餘年張氏子婁亾其貲時時周給不厭食無兼味衣無重采室無姬媵於聲色玩好泊如也子起元戊戌會試第一人廷對賜及第三人今官南吏部侍郎

國輔以起元貴　覃恩贈少宰次子起鳳戌庚戌進士今官嘉興府知府季子起貞領辛酉鄉薦

鄭宣化

鄭宣化字行義號獅南先世溫州樂清以武功授龍江左衛百戶貫籍金陵嘉靖乙丑進士授袁州府推官材猷通敏其鞫獄若手權而游移於一衡之上不爽錙銖剔蠹平枉機宜咸中大者如訊南贛三巢之俘戡平豐清二邑之疆界汰豐城數千石之浮糧卓卓在人口碑遷南工部主事分司蕪江嚴立權法掃除其竇穴根節使大猾無所容榷入委於縣籍記循

環覺察秋毫不以自淄調兵部郎中往軍衛船役以
年限貧富苦不均題奏割羨補贏具有條式又船馬
銀羨餘或闕出騰物議特置籍鉅纖登載出納同僚
佐押記互相稽察圭粟無漏鈇屑越之處二事至今
踵行之節丁內外艱服除補武選司郎中時江寧專
柄與其黨王少宰要結勢傾一時少宰有甥先世以
百戶冒襲千戶覈罷之一日江陵出片紙欲以錦衣
某掌某事固陳不可江陵怒起前止之畢其詞去明
日而邵武之命下矣及抵郡人相語曰是昔爲袁司
理持法不撓者是爲南北兵曹不私親舊不畏彊禦

能忤張江陵王少宰者於是大修學宮措授諸生以
經義月品第激勸之以爲常先是邵光泰建四邑根
歲輸郡庾給軍餉後以泰建山險轉輸艱有司盡徵
折色行之久而弊滋軍士所得於公與其市於私者
兩不相値兵民交病而倉廪亦虛爲言於上復邵光
二邑之稅給軍士食士皆踊躍驩呼曰太守活我勞
中丞出鎮閩籍中朝勢齮齕人俄怒建寧令輒謬以
贓罪劾之具言其令材而賢爭之甚力後中丞趙下
教郡中行保甲練兵士講求銷變弭亂之策上書止
之因作樵川圖說謂樵川所屬四邑惟建寧悍鷙剽

務易動難安儻得强幹粹白之吏可幾而理若邵武
民情稍淳無甚大梗可易治而光澤有杉關之險泰
寧憑四塞之固亦易守凡吾所爲興學育材富民足
兵者皆銷變弭亂之本非如今所謂修保甲練兵士
徒爲具文也者在郡甫二祺甲申正月與寮友飲於
郊疾作㬥卒搢紳士若民若兵衛驚駭嗟悼走弔哭
櫬還哭送不絕聲相與立祠範銅俎豆之邑傅士弟
子具其功行請祀於學宮爲人事父母孝庶弟三人
鞠育教誨之不遺餘力言貌溫溫樂易而大節所繫
則毫髮不以假人利害禍福臨之不爲變居官俸入

之外一無所取卒之日官舍空然臺史監司佐其貲然後得以櫬歸

吳自新

吳自新字伯恒號韞菴應天府人進士授工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督工大内程材量役務璫上所乾沒出守杭州俗故侈汰以廉約鎮之織府僉累萬他主者類蠶穴其中寄爲勾檢歲省數千杭人德之肖象祠焉稍遷兵備副使進右叅政又遷按察司歷左右布政皆官于浙在浙劳心疆事訓伍輯民而歷年既久凡民間風尚賢不肖主名吏治臧否不可欺以纖髮

故十數年之內七十五邑宴然靜于安瀾擢都御史巡撫河南治當南北孔道諸務旁午細者理解大者霆擊事集而民安焉晉南京刑部右侍郎方與諸司約謹官箴慎交與簡聽訟而一疾遂不起矣訃聞詔賜諭祭自新負經濟才然實本之道術爲多嘗自爲贊曰入道德之門不談道德處功名之地不競功名博詩文之趣不習詩文探仙佛之源不宗仙佛世方赫赫我獨冥冥世方矯矯我獨平平人以爲數語酷肖其生平云